

歷史空間

雞毛禮讚

戴永夏

在人們的印象中，雞毛一向不堪大用，它幾乎成了無用之物的代名詞。通常人們用「雞毛蒜皮」來形容無關緊要、不值一提的小事，用「一地雞毛」來比喻平庸、卑下、糾纏不清的瑣屑事。說「拿着雞毛當令箭」，更是鄙視雞毛雞當大任。太史公司馬遷的名言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」中的「鴻毛」，不也是雞毛的同族兄弟嗎？

雞毛卑微難登大雅，輕賤無所托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它唯一的一次榮耀，是曾被當年的毛主席大加讚賞了一番：1955年，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農村轟轟烈烈地展開，河北農村的一些「窮棒子」居然創造性地辦起了農業合作社。針對一些人譏諷其「雞毛不能上天」，毛主席寫出了一篇《誰說雞毛不能上天？》的文章，把「雞毛」一下子捧上了天！從此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「雞毛能飛上天」的理論成了人們搞農業合作化的精神支柱。

借助偉人的「巨手」，「雞毛」確曾輝煌過一陣。然而，政治的泡沫是靠不住的。它即使真的能被某些人捧上天，最終還是要落到地上。而真正能使其輝煌的，還是它那常被人們忽視的自身價值。只在窮苦人那裏和窮苦的年代得到體現。

過去在農村，雞毛跟人們的清苦生活密不可分。手巧的母親會將五顏六色的雞毛釘在孩子的帽子和斗篷上，使戴不起金銀首飾的孩子，同樣能打扮得花團錦簇，光彩照人。而那些稍大些的兒童愛玩愛鬧，大人便找來幾根五彩斑斕的雞毛，將根部插進銅錢眼中，不花一文大錢，便做成一個又漂亮又輕巧的雞毛毽子。就憑這小小的雞毛毽子，孩子們踢熱了一個個寒冷的夜晚，也踢出了活潑、愉快而又健康的童年……至於夏天的夜晚，母親坐在院子裡，手中揮着自製的雞毛扇，一邊給坐在她身邊的我們送來陣陣清風，驅趕着暑熱和蚊蟲；一邊講「天上牛郎會織女」、「孟姜女哭長城」等故事，那情景至今令我感動。如果說創作的靈感在童年就開始萌芽的話，那麼雞毛扇應當功不可沒。

你再走進普通農家看看吧。迎門桌子上的插瓶裡，家家都插一把花樹瓊枝般的雞毛掸子。既可用

來拂掃灰塵，又是陋室堂室必不可少之裝飾品。還有家家必備的木製風箱，箱內那可以來回推拉的橫板邊沿上，勒着密密的雞毛。這些雞毛深鎖箱中，不為人所見，卻長期默默地作着阻斷空氣外溢的工作。人們可以推想，遠離現代文明的農村如果沒有風箱做飯，那生活該是什麼樣子？同樣可以想像，沒有「默默奉獻」的雞毛，那風箱又該如何運行？

時節窮乃見。越是飢寒交迫的貧困年歲，越能顯出雞毛「扶危濟困」的英雄本色。據說過去在一些城市裡，都開設了不少專供窮人住宿的雞毛店。一到嚴冬，一些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的窮人，便到這價格低廉的雞毛店裡住宿。這雞毛店的陳設極為簡陋：無床、無椅、無被褥，只在地上鋪一層雞毛，上面吊一個大雞毛蓋子。住店的窮人脫光衣服後，齊刷刷地並排躺下。然後店主將繫着的繩子一鬆，那雞毛蓋便嚴嚴實實地壓下來，使躺在裡面的窮漢們能舒舒服服地享受雞毛的柔軟、溫暖。還有的連蓋子都沒有，只是地上鋪的雞毛更厚些。住店的窮人脫光衣服後，一頭扎進雞毛堆中，立即便被雞毛掩埋。民國初年有一位叫劉雲若的作家，他在寫實小說《湖海香塵》一書中曾對雞毛店的情景作過生動描寫：「房內橫倒豎臥，約有十餘個人，有的伏身而睡，有的把身體埋在雞毛底下，只露一個頭兒；最妙的是每有人移動，雞毛便飛舞起來。一個側身面壁睡的，口中所噴的氣，把雞毛吹得來回亂滾……」正是靠了這極為簡陋的雞毛小店，許許多多無家可歸的窮人才免於凍死街頭。誠如明人謝肇淛在《五雜俎》中所言：「京師謂乞丐為花子，嚴寒之夜，五坊有鋪居之，內積草秸及禽獸草毛，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，不則凍死矣。」

我生也晚，沒福氣享受雞毛店的溫暖，但我卻更切實地得到過雞毛的恩賜。

那是1961年冬天，天特別冷。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折磨下，本就貧窮的農村更加一貧如洗，飢寒交迫。這時，正在縣城讀高三的我被要求到學校集體住宿，以備來年的高考。而這以前，我是每天往返十多里路從家中到學校走讀的。這可難壞了母親。她不想讓兒子在外面受凍，而家中此時又實在拿不出供我單獨使用的被褥。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，母親忽然想起那

堆多年積攢的供勒風箱用的雞毛。她把這些雞毛搗上乾草，縫進一個很大的布袋中，做了我到學校住宿的全部行頭。

在學校，我們白天在沒有任何取暖設備的教室裡呆上一天，手腳凍得僵麻了；晚上再回到四面透風的集體宿舍，近乎從一座冰窖走進另一座冰窖。但當我一頭扎進母親給我做的雞毛布袋的時候，一股暖流立即傳遍全身，僵麻的四肢很快恢復了活力。我彷彿又投進了母親的懷抱，感到無比溫暖、滋潤、幸福。眼前多少艱難困苦，一下子都拋到九霄雲外……我就是雞毛那溫暖的撫愛中，度過一個個寒冬之夜，迎來明媚的春天，並最終如願地考上了大學。這種在特殊情況下產生的幸福感，令我終生難忘。如今雖在暖氣的房子裡睡夢寐思床，但再也沒有找到那種溫馨的感覺。我直覺得，時光雖已過去了幾十年，但至今我身上還留有當年雞毛給予我的餘溫。

這一向被人輕視、地位卑賤的雞毛啊，有誰說得清，在艱苦的歲月裡，你救活了多少瀕於凍斃的生命？你又給多少兒童帶來歡樂，使多少百姓家的煙囪裡升起裊裊炊煙？當年揭竿而起的陳勝曾對他的窮哥們說：「苟富貴，莫相忘。」而如今，有多少曾在你的懷抱裡成長起來的人，富得已經「流油」，卻早已將你忘記？

在科技高度發達、人們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的當今，睡雞毛鋪早已成為歷史，風箱也多被鼓風機代替，該是人們與雞毛相忘於江湖的時候了。我們有理由為這新時代的到來而慶幸，但卻不應忘記那雞毛代替被褥的時代，更不應忘記曾經有功於我們的雞毛！

雞毛毽子承載了兒時的快樂。網上圖片



彎鈎流月悄無聲息，泊在墨藍的天際。杏花疏影間，棲美的笛聲，穿越在月影和花際豐饒的夢幻中。掬一樹蔭灑灑在心底，淡去燥熱的奢念，拂盡紛雜的瑣碎。一書一茗，淡泊了心情；一琴一曲，優雅了情致。於是所有的心思在竹林間長成一片蒼翠，清純稚嫩，光潔可鑒，不沾世俗半分成癡。於是所有的情致在山谷間流成一汪清泉，碧透靈動，澄淨可人，不染塵世半粒塵埃。無紛雜亂眼，無喧囂亂耳，無繁雜勞形。悠悠我心，盡在田園，共與五柳先生歸去來兮，尋得世外果有桃源安在。其實不是武陵人尋不得桃源處，只是他心生了雜念，那桃源才消逝。那桃源原本就是若有若無的，任何淡泊的生命裡都會滋生出一處世外桃源。捨去塵世間的一切：褪

心靈驛站

書緣

王光正

離別舊房，要搬遷到新的住處去，清理書籍，一本陳舊的《家》被我不經意地翻了出來。書已泛黃，我順手打開，扉頁上趙君的簽名躍入我的眼簾，很快我的眼濕潤了。那是災年，父親因冤案，遠在新疆服刑，母親也離開我們，調到另外的地區工作去了，我與弟弟正在吃晚飯，其實也就是兩把辣糊胡豆下着一碗冷水。雖然我們是城鎮人口，但在那個時代，每月只有十多斤口糧，而且還常是胡豆紅苕之類的雜糧。還沒嚼上幾口，一個蓬頭垢面者跑了進來，我們頓時緊張起來。我認識他，他是個「抓雞」（亂抓東西吃者的俗稱）。前個趕場天，我去「好吃街」打精神牙祭，就是這個蓬頭垢面者抓起別人從重慶販來的「高級餅子」，不管背上結了多少「南瓜兒」（即拳頭）也不鬆手，但也不往嘴裡送，原來他是為病臥在床上寡居的老母抓的。不等到他伸手，我和弟弟身子撲在胡豆上。我們弱小的身子是抵不過他的，好在他這次是「君子動口不動手」，只小聲地說：「小老弟，我的老母……」

那個趕場天後，我從別人那裡多少了解了他的一些身世：他住在附近的農村，是大學生，學的是中文，為造一張假證明去買幾斤水果糖，就被學校開除了。他說着，從身上拿出一本包得好好的書，央求我們：「給換點胡豆吧，家裡已經沒什麼能換吃的了，窮不丟豬，富不丟書，要不是為老母……書是我們讀書人的命根呀！我見你在屋簷下看看書得津津有味，在這災年實在是難得的嘍！我想你是喜歡書的娃兒……」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我有了惻隱之心，我們一月還有十幾斤糧供應，農村只要地裡不長莊稼就什麼

也沒有。我們的身子從胡豆上移開去，分了三分之一給他。他把書鄭重地放在桌上，叮囑我：「要好好愛護，千萬不要丟失了嘍！」他捧着胡豆走到門口，還張望了幾眼桌上的書。

那是一本巴老的《家》，儘管肌腸纏繞，卻一看就入了迷，巴老寫得那麼精彩，作品中的高氏兄弟以及與之相聯的女性是那麼令人難以忘懷，頃刻間好像飢餓也減少了幾分。後來趙君的事得到甄別，要回大學去繼續讀書，我去還書，他卻回贈給我，並在書的扉頁上鄭重地寫上「文學作品是打開心靈的鑰匙」，並署上大名。從那時開始，我愛上了書，戀上了文學，與之結下不解之緣。以後，我手中只要有了錢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買書，就是當知青的艱苦歲月我也一刻沒離開過書，並立下了要當作家的理想，考大學，填的志願，全是自認為與當作家有關的「漢語言文學」。

巴老已作古，可他的書影響了幾代人。我撫摸着書，掂着書的分量，深思着：如果沒有災年，沒從趙君手中擁有《家》，我會愛上文學，恢復高考，我這個初中生能考上大學，會成為一名作家麼？



《家》 巴金著